

笔会年选，希望成为更多人的心灵史记

乡村舞会



文 匯 出 版 社

笔会文粹

乡村舞会

文 匪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舞会：2009 笔会文粹 /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41-837-5

I. 乡… II. 文…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330 号

乡村舞会

2009“笔会”文粹

选 编 /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20 千

印 张 / 17

ISBN 978-7-80741-837-5

定价：29.00 元

目录

人 间 烟 火

- 李 娟 乡村舞会 / 3
- 裘山山 子非鱼 / 9
- 朱 虹 爱玛的想象 / 14
- 附录：陈蓉霞 爱玛的想象与游戏精神 / 17
- 柳鸣九 一个90后的“灰姑娘” / 20
- 桑永海 《掌声》之后的掌声 / 25
- 张 蛰 乡间学校敲钟人 / 28
- 戴 冰 烫脚读书 / 31
- 沈昌文 肉食小记 / 33
- 司徒双 幸福：最美丽的战利品 / 36
- 陈飞雪 “妈妈，今天我没有错” / 39
- 曹 雷 藏族朋友米玛 / 41
- 迟子建 飞向泥土的箭 / 44
- 吴建国 寻找鱼儿沟 / 47
- 戴 平 普罗旺斯方式 / 51

书 与 史

- 杨 绛 我们仨的朋友 / 57

辛丰年	梁任公的鱼与熊掌 / 58
黄波	杨乃武案中的《申报》 / 65
朱正	剪辫子的故事 / 67
夏晓虹	这是我一生的福分 / 71
王继如	钱锺书的六“不”说 / 76
陆其国	无恨于此生 / 81
孙郁	朱德熙与汪曾祺 / 84
邵燕祥	关于胡适之死 / 88
附录：曾彦修	八本书我都没看过 / 92
徐开垒	阿满的影子 / 94
李修文	把信写给埃米莉 / 96
马慧元	汉娜日记 / 102
边芹	吕克的二十四条命 / 106

艺文杂谈·世说新语·超短篇

姜德明	可爱的小书 / 115
饶毅	读传记 / 117
张弘	记忆的封底，你在哪里？ / 118
绪源	鲁迅的信能这么引吗 / 121
钱谷融	冯友兰错了吗 / 124
周国平	最合宜的位置 / 125
麦家	时代确实变了 / 126
闻兹	今事与昔闻 / 127
王渝	我径自走进了雨里 / 128
徐慧芬	两盏灯 / 129
任大星	异变 / 132
朵拉	窗外有光（四则） / 134

会思想的芦苇

- 资中筠 履历、身份及其他 / 139
舒 芜 《红楼梦》能超越吗（外三则） / 141
冯世则 《霸王别姬》的英译及其他 / 145
顾 土 大师的分量 / 148
陈四益 关于杂文家的一件往事 / 150
司徒伟智 “杂文惹祸”之历史变迁 / 153
詹克明 新星·流星·观星人 / 156
鄢烈山 关于自我感动 / 161
魏明伦 “巅峰之作”要害何在 / 163
唐 韧 情景记忆与压缩记忆 / 165
江曾培 不知“门”在哪里 / 168

怀 人 集

- 吴小如 六十年前的“红楼”梦影 / 173
铁 凝 教我学游泳的章仲锷 / 175
陈丹晨 遥祭梁羽生 / 178
止 庵 谷林先生 / 182
刘庆邦 把自己站成了独特的风景 / 185
刘梦溪 文化孩童丁聪 / 189
俞 可 德意志式严谨 / 191
郑 湧 苍凉的回望 / 194
郇元宝 李子云老师二三事 / 197
卞毓方 回望钱学森 / 201
王 庚 想念一位老头儿 / 205

美的历险

- 吴冠中 话说美展的评选 / 211
韩 羽 贺友直画像赞 / 213
汪涌豪 漫画中的世界绮想 / 214
宋 红 特殊年代的陈怀皑 / 218
陈丹燕 童话 / 222
李文俊 爱玛，这就是我！ / 224
杨燕迪 价值论随想 / 228
附录：雨 生 杨燕迪一语中的 / 229
施雪钧 陕北酸曲 / 230
李 皖 呼伦贝尔的孩子们 / 236
毕飞宇 急就章：《地球上的王家庄》 / 239

译 文

- [美] 乔夫·尼克elsen 丁骏 译 文学家与痛风 / 245
[英] 迈克尔·比林顿 张雅琳 译 悼品特 / 249
附录：韦春晓 译 品特诗三首 / 250
[美] 彼得·艾坡博姆 向丁丁 译 小书店之殇 / 252
[英] 欧大旭 杨宇光 译 他制造砖头 / 255
[法] 米兰·昆德拉 尉迟秀 译 生命的年龄秘密 / 262

补 记 / 265

人间烟火

REN JIAN YAN HUO



春天 [法国] 佚名

2009.02.19

乡村舞会

李娟

我在乡村舞会（拖依）上认识了麦西拉。他是一个漂亮温和的年轻人，我一看就喜欢上他了！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走到他面前和他跳舞？——我的鞋子那么脏，裤腿上全是做晚饭时沾的干面糊。我刚干完活，脏外套还没换下来。最好看的那一件还在家里放着呢……

于是我飞快地跑回家换衣服，还洗了把脸，还特意穿上了熨过的一条裙子。

可是，等我再高高兴兴地、亮晶晶地回到舞会上时，麦西拉已经不在，他已经走了！真是让人又失望又难过。但又不好意思向人打听什么，只好在舞会角落的柴禾垛上坐下来，希望过一会儿他就会回来的。

等了好长时间，不知不觉都过了午夜两点——舞会是十二点半开始的。

始终是那个在河边开着商店的塔尼木别克在弹电子琴。轮流有人上去唱歌，一支接着一支。围着圆圈转着跳的月亮舞跳过了，“黑走马”也跳过了，三步四步也过了好几轮了，年轻人的迪斯科正在开始。院子里围簇的人越来越多，可是麦西拉就是不来。我在那里越等越难过，可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呢？总是会有人上来邀我跳舞，因为想跳而站起来笑着接受了。但心里有事，就是不能更高兴些。心里想：以往这样的场合呀，简直说不清有多兴奋，觉得拖依真是太好了，又热闹又能出风头，一个劲儿地在那唱啊跳啊的。玩累了就找个

热气腾腾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喝点茶。和一群人围在大炕上弹冬不拉（双弦琴）呀，拉手风琴呀，喝喝酒唱唱歌什么的，暖和过来了再出去跳。就这样，三个通宵连在一起也玩不够似的。

今夜似乎没什么不同，场场不缺的阿提坎木大爷仍然来了，所有人都冲他欢呼。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有趣极了，总是出不完的洋相。他不停地做鬼脸，脸拧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我是说，他的眼睛和鼻子的位置都可以互相交换。他看向谁，谁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什么舞曲他全都半蹲在地上扭“黑走马”，边跳还边“呜呜呜”地大声哼哼黑走马的调，并且只跟着自己哼的调踩舞步，电子琴那边的旋律再怎么响彻云霄也影响不到他。

他兀自在喧闹的、步履一致的人群缝隙里入神地扭肩、晃动双臂，又像是独自在遥远的过去年代里与那时的人们狂欢。他半闭着眼睛，年迈枯老的身体不是很灵活，但一起一落间稳稳地压着什么东西似的——有所依附，有所着落。好像他在空气中发现了惊涛骇浪，发现了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和他对舞的情人。音乐只在他衰老的、细微的、准确的，又极深处的感觉里。舞蹈着的时光是不是他生命最后最华丽最丰盛的时光？

漂亮的姑娘娜比拉一身的新衣服，往电子琴边招眼地一站，仰起面庞唱起了歌。歌声尖锐明亮，一波三折，颤抖不已。那是一首我们经常听着的哈语流行歌。全场的人都跟着低声哼了起来。

我大声地向阿提坎木大爷打听娜比拉正唱着的那支歌是什么意思。他凑过耳朵“什么！什么！”地嚷了半天，最后才听清了并回答道：

“意思嘛，就是——喜欢上一个丫头了，怎么办？哎呀，喜欢上那个丫头了，实在是太喜欢了，实在是喜欢得没有办法了嘛，怎么办？！……”

我心里也说：“怎么办？……”

但是胖乎乎的家庭主妇阿扎提古丽却说：“这歌嘛，就是说‘你爱我、我爱你’的意思。”

那些嘻嘻哈哈瞎凑热闹的年轻人则这么翻译：“——要是你不爱我的话，过一会儿我就去死掉！”

麦西拉又会怎么说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我一个劲地想着一个人，并且不知为什么竟有希望，可是在这样的夜晚发生的一切都无凭无据的啊……我从人群中溜出来，找了个安静些的房间坐了一会儿，房间里火墙边的烤箱上搁着几只干净碗，我倒了碗黑茶，偎着烤箱慢慢地喝，又把冰凉的手伸进烤箱里面暖和。越想越难过，犹豫着要不回家算了。这时外面换了一支慢一些的曲子，我把剩下的茶一口喝尽，重新出去走向跳舞的人群里。

人更多了。气温也降得更低了，所有人嘴边一团白气，没有跳舞的人站在空地里使劲跺脚。但是个个脸庞发光，神情兴奋，一点也没有嫌冷的意思。往往是两个人跳着跳着就停下来，携手离开人群，去到挂满彩纸的树下、门前的台阶旁、柴禾垛边、走廊尽头的长凳上、安静的房间里……进行另外的谈话……没完没了……今夜真正开始。

电子琴边换了一个小男孩在弹，和着曲子有一句没一句地唱着歌。他不唱的时候，会有暗处的另外一人接着下一句唱下去。院子角落煮过抓肉的篝火快要燃尽了，星星点点地在灰烬中闪烁着。我又呆了一会，胡思乱想了一会儿，真的该回家了。

终于，凌晨三点钟时，我的“男朋友”库兰来了。他实在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我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大声叫着对方的名字，边喊边跳、又叫又闹的。所有跳舞的人也都扭过脸看着我们笑。到现在为止，感觉才好了一些，以往在舞会上感觉到的那种出于年轻才有的快乐又完整地回来了。我们跳着跳着就会大声地笑，也说不出有什么好笑的。这支舞曲像是没有尽头似的，节奏激烈。我浑身都是汗，但是停不下来，也没法觉得累。我旋转的时候，一抬头，似乎看到了星空。而四周舞者们的身影都不见了，只剩一片热烈的舞蹈。

库兰刚满五岁。脏兮兮、胖乎乎的，是个小光头。他和阿提坎木一样，也只跳黑走马，两支胖乎乎的小胳膊扭得跟蝴蝶似的上下翻飞。更

多的时候是扯着我的裙子满场打转，根本就是在疯闹嘛。我也不想一本正经地好好跳舞，就随他乱蹦乱扭着。音乐迫在耳旁，身体不得不动起来。再加上这周围这么多的舞蹈的身体呀，这么多的暗示……

我也不会跳黑走马的，我只会随着音乐拿架势。大家都说我架势摆得蛮像的。但我自己也知道，其中那种微妙的，微妙的……或者说是“灵魂”一样的东西吧，是自己所陌生的，是自己永远拿捏不稳的。

……今夜永无止境，年轻的想法也永无止境。但是——库兰太厉害了，一支接一支地跳，精力无穷。快四点钟时，我已经跳得肚子疼了，他还是跟刚刚开始一样起劲。一分钟都不让我休息，拽着我的裙子，一圈一圈地打转。而麦西拉还不来……我在这儿干什么呀！尤其是当我看到我的浅色裙子上被小家伙的小脏手捏黑了一大片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难过得快哭出来似的。

舞会这会冷清了一些，却又更浓稠了一些。场上只剩下了年轻人，老人和夫妇们都回去休息了，新郎新娘早已退场，弹电子琴的那个小伙子开始一支接一支地弹起了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尴尬起来，很不是滋味似的。觉得自己是在拿小库兰“打掩护”……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独自”的人，唉，有些时候没有爱情真是丢人……

幸好这时，库兰的妈妈来找他回家睡觉，于是小家伙就被连哭带闹地抱走了。他的妈妈又高又胖，轻轻松松地夹他在胳膊窝里，随他两条小短腿在空中怎么踢腾。

我更是心灰意冷，终于决定离开，并且因太过沮丧而瞌睡万分。

但刚刚走出院子，突然听到后面隐隐约约有人在喊“麦西拉！麦西拉过来……”就连忙站住。再仔细地听时，院子里却只是电子琴声和细细密密的谈话声。忍不住悄悄往回走，一直走到院子北侧的大房那边，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窗子上蒙着塑料纸，里面红色金丝绒窗帘和白色蕾丝窗纱也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人影幢幢的，手风琴和男女合唱的声音闹哄哄传了出来。

那个房间的门不时地开合，人来人往的，我悄悄晃进去，一进到

房子里，浓黏潮湿的热气立刻把我团团裹住，白茫茫的水汽扑进房间，在地上腾起半米多高。过了一会才看清周围的情形：房间不大，光炕就占了二分之一，铺着色调浓艳的大块花毡，上面坐着站着躺着趴着十多个人；三面墙上从上到下都挂满了壁毯，还挂着一根精致古老的马鞭，一把冬不拉（双弦琴），还有一只雕和两只白狐狸的皮毛标本；炕下的长条茶几上堆满了糖果和干奶酪，盛着黄油的玻璃碟子闪闪发光。

进门的右手边是火墙，火墙和炕之间抵着一张有着雕花栏杆的蓝色木漆床，上面层层叠叠、整整齐齐地擦着二十多床鲜艳的缎面绸被，都快顶到天花板上了。最上面盖着一面雪白的垂着长长流苏的镂空大方巾。

我站在门边，慢慢扫了一圈，麦西拉不在这里……很失望地，准备退出去，但突然瞟到那张漆床的床栏上搭着的一件外套，看着挺眼熟的。于是顺墙根若无其事地蹭过去，捞过外套袖子一看，袖口打着条形的补丁，哈！不是麦西拉的是谁的？

房子里人越来越多，进进出出的，谁也没注意到我。我偷偷从茶几上抓了一把葡萄干儿，坐在炕沿最里头，守着麦西拉的衣服，一边等一边慢慢地吃。

果然，没过一会儿，麦西拉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拉开门进来了！他们说笑着，向我走来……然后越过我，俯身去取自己的外套。我连忙起身帮他把外套拿下递给他。我以为他取外套是因为要走了，可他没有，他只是翻了翻外套口袋，摸出一个很旧很破的小本子，取出里面夹着的一张纸条给了那个人。然后又顺手把外套递给我，我连忙接过来搭回床栏上。

然后——居然当我隐形似的！他只顾着和那个人说着什么，等那个人捏着纸条推门出去了，麦西拉这才回过头来，对我说“谢谢你”。

“没什么的，麦西拉。”

他听到我叫他的名字，这才格外注意了我一下：“哦，原来是裁缝家的丫头。”

他弯下腰脱鞋，一边又说：“怎么不出去跳舞呢？”

“外面没人了。”

“怎么没有？全是小伙子嘛，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就笑了。然后不知怎么的说起谎来：“……我在等人呢，——他在隔壁房子说话呢……呃，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太黑了……一个人嘛，害怕嘛……”真是不知道，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骄傲……

“哦，这样呀。”他起身上炕了。我也连忙脱了鞋子爬上床挨过去。

炕上人很多，都在乱七八糟地喝酒呀，拉手琴呀，唱歌跳舞呀什么的，还有三四个个人在角落里打扑克牌。整个房子吵吵闹闹乌烟瘴气的。地上全是烟头和糖纸瓜子壳。

麦西拉窝进木漆床后面的角落里，顺手从墙上取下双弦琴，随意拨弄了几下，又挂了回去。

我想了想，伸手过去把琴再次取下，递给他：“你弹吧。”

他笑着接过来：“你会不会呢？”

“不会。”

“这个不难的，我教你吧？”

“我笨得很呢，学不会的……”

“没事的，你不笨。你不是裁缝吗？做衣服都学得会呢，呵呵……”

我笑了：“还是你弹吧……”

他又拨了几下弦，把琴扶正了，熟滑平稳地拨响了第一串旋律……

——那是一支经常听到的曲子，调子很平，起伏不大，旋律简单而循环不止。但一经麦西拉拨响，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浓重”的东西，听起来醇厚踏实……不知是因为双弦琴节奏的鲜明，还是因为弹者对曲子的太过熟悉，在这一房间的嘈杂之中——炕的另一头在起哄、合唱、鼓掌，手风琴的琴声明丽响亮，还有人一边喝酒，一边激烈地争论……麦西拉的琴声，完整而清晰，不受一丝一毫的干扰，不浸一点一滴的烦躁。他温和平淡地坐在房间嘈杂的旋涡正中央，安静得如同在旷野一般。那琴声一经拨响，就像是从不曾有过起源也不会再

有结束似的，一味深深地、深地进行着，音量不大，却那么坚定，又如同是忠贞……

我做梦似的看着四周，除了我们两个，所有人都喝得差不多了，似乎他们离我们很遥远——无论是嘴里说的话，还是眼睛里看到的東西，和我们都接不上茬。房间里的氛围整个都醉醺醺的。我悄悄爬过去，从他们的腿缝里找到一只翻倒了的空酒杯，用裙子擦了擦，又顺手拎过来半瓶白酒，满满地斟了一杯，递给麦西拉。

他停下来，笑着道谢，接过去抿了一小口，然后还给我，低头接着又弹。我捧着酒杯，晕晕乎乎地听了一会儿，似乎刚喝过酒的人是自己一样。忍不住捧着酒杯低着头也小口小口啜了起来。一边听，一边啜，一边晕。大半杯酒让我喝见底了时，这才意识到再这么坐下去实在很失态，于是又晕乎乎起身，滑下炕，从炕下那一大堆鞋子中找到自己的两只趿上，穿过一室的嘈杂悄悄走了……

推开门要踏出去时，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麦西拉仍坐在那个角落里，用心地——又仿佛是无心地——弹拨着，根本不在意我的来去……

2009.07.23

子非鱼

裘山山

六月里闷热的一天，我回到了母亲的老家，见到了我的表哥和表妹。还在路上，我就跟专程送我去的朋友说，我很佩服我表哥，也很敬重他。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老实说，我已经不太想得表哥的样子了，因为已经阔别二十多年。我猜想他的变化一定很大。但一见之下我还是吃了一惊：出现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个老农民——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义——黑黑矮矮的，胡子拉碴的，穿了件很新的短袖衬衣（估计是因为我要去才套上的），趿拉着拖鞋。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握手，站在他身后的，是更为瘦小的表嫂。

我猜想，送我去的朋友一定很诧异吧？

但我一点儿没说假话。就是这个人，这个既不高大英俊，也谈不上风度气质，更没有什么名声地位的人，让我非常佩服和敬重，甚至有点儿崇拜。

他是我大姨的儿子，大姨家孩子多，他初中一毕业就没再读书了，直接去父亲的乡村学校做了老师。做老师时，他看到学校的上课铃是人工操作的，如果忘记了或者看错了，就会提早或延误，他就琢磨了一个小发明，定时电铃，40分钟一到就响铃下课，10分钟一到又响铃上课，学校马上采用了；他脑子闲不住，又开始琢磨电脑。须知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一般人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他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自己画了一张电脑图，然后寄给了我的父亲。他认为我父亲是工程师，应该懂，哪知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对这“高科技”完全看不懂，但称赞不已，将那卷图纸小心地保存下来（一存30年，后来终于交还给了他儿子）。打那以后，父母每次提起他必用一个词：聪明。有时是一个短语：真聪明！

不过，这还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聪明的人很多。

1977年高考一恢复，初中毕业的他马上报名参加，并且考上了。是他们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考上的。不料政审时却将他刷了下来，是因为大姨的所谓历史问题。那个时候“文革”的影响尚未消除。他一气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过日子。到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23岁的他已做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脑子闲不住。改革开放之门刚打开，他就辞去学校的铁饭碗，承包了队里的鱼塘。他一开干就与众不同